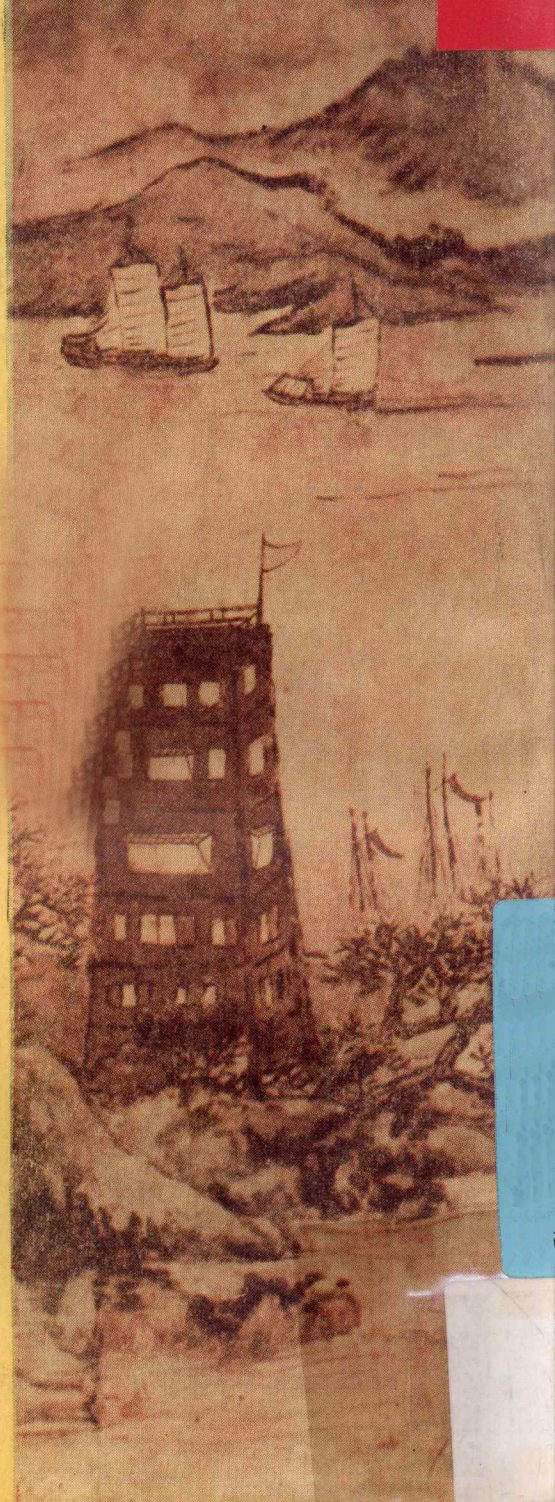


太平天国史料考釋集

羅爾綱著



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五集

太平天国史料考釋集

謝國興 著

重慶 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五集

太平天国史料考釋集

羅爾綱 著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八五年八月第二版

一九八五年八月北京第二次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開本 11.125 印張 246,000 字

印數 6,001—8,520

書號 11002·70 定價 2.45 元

自序

這本集子是我寫的「太平天国史論文集第五集」，因為裏面都是史料的考釋，所以叫做「太平天国史料考釋集」。

這一集分爲三輯。第一輯是專對太平天国書籍或太平天国文獻彙編的考釋，共收「太平天国現存經籍考」等九篇。第二輯是專對太平天国單篇文獻的題跋，共收「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朱錫錕北伐報告跋」等十二篇。第三輯是專對滿清統治者和地主階級記載的考釋，共收「李啓詔述湖南提督余萬清擄船逃走書跋」等十四篇。

這一集包括的範圍頗廣，內容有目錄、提要、題跋、版本、校勘等方面。太平天国印行了許多書籍，如果沒有一個目錄給讀者先分類扼要的介紹它們的內容，初研究太平天国史的讀者便會茫然不知所從，本集「太平天国現存經籍考」一文便是爲了這一個目的而作的。

在版本和校勘方面，不同的版本常常表現出不同的內容，而不同的版本必須經過校勘才看得出來，所以研究歷史文獻，校勘也是一種必要的手段。在這一本集子內，夏鼎先生的「新舊遺詔聖書及欽定前舊遺詔聖書校勘記」便是一篇重要的校勘記。由於這一篇校勘記校出了初刻本「舊遺詔聖書」中尚存親死「慘哭哀涕」、「滿殮」、「守喪」、「守孝」等記載，又未改「死」爲「昇」。到了改正重刊

本「欽定舊遺詔聖書」則將「慘哭哀涕」等記載全刪，並且在字句之間，遇到「死」、「崩」、「卒」等字都一律改爲「昇」，「哀哭」改爲「喪禮」。於是就證明了那一種引用儒家經典的、規定依儒禮行大殮成服還山准用棺柩的喪禮的「天條書」的本子爲初刻本，另一種刻本「天條書」不引儒家經典的、規定昇天是頭頂好事、宜歡不宜哭、一切舊時壞規矩盡除、不准用棺柩只以錦被綢緞包埋的喪禮的本子爲改正重刻本。也就證明了太平天国刻書凡援引儒家經典的都是初刻本，不引儒家經典的都是改正重刻本，從而解決了對太平天国思想變遷兩個相反看法的爭論。

題跋是這一集裏面的主要部分。題跋的目的是把材料發表並加以考釋。這一種方法，從前主要用在整理金石文字上。金石文字本身要詮釋，它所涉及的文物典章制度也要詮釋，否則內容便難於了解。因此，在發表金石文字的同時，必須附以題跋，往往有同一篇金石文字，經過了歷代不少金石家加以題跋的。題跋有做得好的，也有做得不好的，做得不好只是一些浮泛的解釋，做得好的却不僅詮釋了內容，而且會根據那些內容對有關的歷史事實有所發現。這一種整理方法，應用到整理短篇史料上去，是一個很好的方法。例如本集中「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朱錫錕北伐報告跋」一文，這是今天發現的第一篇有關太平天国北伐的重要報告，當然是應該趕緊把它發表的，但是，倘只發表報告原文，而不加以題跋，讀者閱讀起來或應用它來做研究的材料時是會遇到困難的。我只舉其中一件事來說就可以知道。報告中說克復河南歸德城那一天，「林鳳祥、李開芳二人帶五軍兵將連夜先往黃河四十里之遙，上下取船只，有旗兵對江把守，仍在對江小村駐扎一夜」，這裏所說的「黃河四十里之遙」究

竟是什麼地方呢？報告中沒有說明，這是必須要稽考的。到了那裏，行軍的詳細情況也應該有進一步的稽考。經過了從文獻上去追考，才知道那一個地方叫做劉家口。劉家口是個什麼地方呢？不僅現代的地圖上沒有繪到這個地方，就是在清代光緒年間繪的地圖上也沒有繪到這個地方，於是又得再去考查，才查出劉家口乃是離歸德城西北四十多里的黃河南面的口岸，是當時山東、河南各省商船雲集的所在，屬山東曹縣轄境，過河就可以向山東省挺進，所以太平軍打算在這裏過黃河，取道山東，進攻北京。不料滿清統治者採取防守黃河的戰略，先把船隻盡收泊北岸，到太平軍抵劉家口時，就放火把船隻燒光，使太平軍無船可渡，而不得不改變計劃從河南渡黃河向直隸進軍，以後就在懷慶、山西、保定等地處處受阻，到深秋才到天津，又遇大水阻礙進軍。如果當時太平軍在五月中旬就從劉家口渡過黃河，從滿清北方防禦力薄弱的一面山東向北京迅速進軍，就不致於處處受阻，很可能在六、七月間就挺進到北京。那時候，正是糧熟的時候，滿清統治者無法清野，而太平軍都是南方人，夏天作戰也要比後來在隆冬作戰條件好得多。可知當時太平軍不能在山東劉家口渡過黃河是使以後作戰發生了重大的困難，阻礙了有利的進軍的。這是太平天国北伐戰爭史中的一件大事。倘使我們不加稽考，只讀林鳳祥等這篇報告原文件能够看得出來嗎？從這一個例子，可以說明了史料題跋的必要。

在我重寫這本集子的時候，得讀到格拉塞著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作家的工作方法」。格拉塞告訴我們說：「馬克思特別重視作提要的工作，他認為這是掌握閱讀讀過的材料所必需的工作過程，我們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就是他甚至還爲他個人的藏書作出了提要。他的方法是批判地掌握書籍內

容，檢驗其中所引證的事實，並加以嚴格的分析。」又說：「馬克思對於他的每一種著作，都搜集大量的準備資料——摘錄、提綱、圖表以及所有的各種數字、原始材料、目錄等等——他將整個材料加以整理，並作成有系統的內容提要，以便在以後的工作中易於選用。」這是一個重要的工作方法，爲了掌握閱讀過的材料，爲了在以後的工作中易於選用，都必須做提要的工作。中國古代學者也很重視做提要工作，但是，他們大都只是做了一些簡單的內容提要或摘錄的工作，而不懂得批判地掌握書籍的內容，檢驗其中所引證的事實，並加以嚴格的分析，所以他們的提要工作是不能與馬克思的提要工作相提並論的。我從前閱讀太平天国史料所做的提要工作，所用的正是這種方法。現在收在這本集子內的幾篇，是讀了格拉塞書後，初步學習馬克思做提要的方法寫的。希望將來我運用這種方法比較熟練後，再把我以前所做的提要重新改寫，另編專集向讀者請教。

從以上說明，可見這一本集子裏面各文，都不過是爲讀者們做太平天国史的研究預備下了一塊磚、一片瓦的小小工作。雖然這些磚瓦是從艱辛中得來的，但是，它們作爲建築一座太平天国史的材料來論，有沒有用途，還得等待讀者的選擇。

在這本集子內，夏鼎先生那兩篇精湛的校勘記承他送給我，我已經應用多年了，此次編集，我特地向他請求把它們發表出來，以供大家應用。承他答應，並在忙碌之中修改了一遍，這是我們都要感謝的。最後，我要請求讀者對我錯誤的地方多多教正！

一九五五年一月二十四日春節羅爾綱謹誌

目次

自序

第一輯

太平天国現存經籍考	九—一三〇
讀夏鼐「道光十六年刊本馬太傳福音書跋」後記	九
讀夏鼐「新舊遺詔聖書及欽定前舊遺詔聖書校勘記」後記	五六
太平天国佚書考	六一
太平天国手寫本「天條書」跋	八一
「敬避字樣」跋	九一
「資政新篇」的版本	九至
「太平天国文書」來源考	一〇三
讀「太平天国詔諭」考釋後記	一二三
第二輯	一二—一三三
林鳳祥李開芳吉文元朱錫琨北伐報告跋	一三一

劉麗川上天王奏跋	一三二
陳顯良致英美法公使照會跋	一四一
忠王李秀成給姪容椿子容發諭跋	一四七
破敵軍大佐將吉慶元等六十七將領上天王本章跋	一五六
幼贊王蒙時雍致叔上國等家書跋	一六九
志天義何文慶致法國領事照會跋	一八七
主將黃呈忠范汝增覆英法海軍統將照會跋	一九二
英王陳玉成自述跋	二〇〇
翼王石達開告涪州人民諭跋	二一一
瑞天豫傳佐廷等覆李短鞬藍大順諭跋	二一五
瑞天豫傳佐廷等告敍永廳人民諭跋	二三一
忠王李秀成致護王陳坤書潮王黃子隆兩函跋	二二六
第三輯	二三三—三四四
李啓韶述湖南提督余萬清擄船逃走書跋	二三三
「楚寇紀略」跋	二三七
「可園備忘錄」跋	二四六
祁寯藻祭弟文跋	二四九

王韜手鈔本謝炳「金陵癸甲紀事略」跋	二五三
向榮奏疏中的太平天国史料	二六二
「粵匪紀略」跋	二九一
「賊情彙纂」校勘記	三〇四
「皖樵紀實」跋	三一三
「探穴紀略」跋	三一
「辛壬瑣記」跋	三二五
曾國藩致李續宜乞援書跋	三三〇
「金陵紀事詩」跋	三三五
「褒忠崇祀圖」無恥地歪曲歷史	三四〇
重印題記	三四五

第一輯

太平天国現存經籍考

一 總 述

太平天国經籍總目見於庚申十年鐫刻的「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冊首所列的「旨准頒行詔書總目」的共有二十九部，其目如下：

「天父上帝言題皇詔」 「天父下凡詔書」 貳部 「天命詔旨書」 「舊遺詔聖書」 「新遺詔聖書」
「天條書」 「太平詔書」 「太平禮制」 「太平軍目」 「太平條規」 「頒行詔書」 「頒行曆書」
「三字經」 「幼學詩」 「太平救世誥」 「建天京於金陵論」 「貶妖穴爲罪隸論」
「詔書蓋璽頒行論」 「天朝田畝制度」 「天理要論」 「天情道理書」 「御製千字詔」 「行軍總要」
「天父詩」 「欽定制度則例集編」 「武略書」 「醒世文」 「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
庚申十年後，仍有續刻，其目不詳。太平天国經籍什九是宣傳品，民間所在多有，故張德堅「賊情彙纂」說是「汗牛充棟，人人習見」。

到了太平天国失敗，滿清統治者兇狠地去焚燬，太平天国經籍就很難看見了。幸得當時流傳到海外的，有些還保存在外國的圖書館、博物院。考清光緒初滿清駐英國副公使劉錫鴻所著「英輅日記」倫敦記事，記光緒三年五月初一日再到播犁地士母席庵參觀漢文藏書說：「粵逆偽詔偽示，亦珍藏焉」^①。這當是中國人得見海外度藏太平天国文獻最早的記載。一九二五年，日本漢學家內藤虎次郎遊歐歸，撰「大英博物館所藏太平天国史料」一文，載「史林雜誌」，稱歐洲所保存的中國史料在中國未經發現的有二：其一即英倫所藏太平天国史料及戈登文書便是。內藤所錄僅一部分。在內藤之前的日人稻葉岩吉曾託久保要藏抄得若干，故所著「清朝全史」已有所徵引。在稻葉之前的日人田中萃一郎也抄錄若干。內藤打算就三種鈔本彙編一書未成。一九二六年，程演生由巴黎國立東方語言學校圖書館錄得八部，即「天父下凡詔書」一、「天父下凡詔書」二、「天命詔旨書」、「頒行詔書」、「天朝田畝制度」、「太平詔書」^②、「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編印行世，叫做「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大約與程演生同時，俞大維在德國普魯士國家圖書館攝回九部：即「天條書」、「天父下凡詔書」、「天命詔旨書」、「三字經」、「幼學詩」、「太平詔書」、「頒行詔書」、「太平禮制」、「太平條規」，張元濟據以著錄，編入「太平天国詩文鈔」^③第二版中。一九三二年，蕭一山又將倫敦不列顛博

① 見「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十一帙。

② 案程演生書自序說有十種，係將「太平詔書」中的三篇分爲三種，又改「原道救世歌」爲「太平救世歌」，都是錯的。

③ 「太平天国詩文鈔」係羅營、沈祖基編，商務印書館出版。

博物院所藏太平天國欽定頒行的經籍二十二部即「天父皇言題皇詔」、「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天條書」、「太平詔書」、「太平禮制」、「太平軍目」、「太平條規」、「太平天國癸好三年新曆」、「太平天國辛酉十一年新曆」、「幼學詩」、「太平救世歌」、「詔書蓋璽頒行論」、「天朝田畝制度」、「天情道理書」、「御製千字詔」、「行軍總要」、「天父詩」、「醒世文」、「王^長次兄親目親耳共證福音書」、「欽定士階條例」、「幼主詔書」，並加揚州發現的「欽定英傑歸真」一部共二十三部，彙編爲「太平天國叢書第一集」。在此集中，其後三部，「幼主詔書」無頒行年分，「欽定士階條例」、「欽定英傑歸真」則頒行於辛酉十一年，都不見於庚申十年「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內，其前二十部則都在庚申十年「旨准頒行詔書總目」內。程演生所編可以補蕭一山所缺的六部：即「天父下凡詔書」二部、「天命詔旨書」、「頒行詔書」、「建天京於金陵論」、「貶妖穴爲罪隸論」六部。張元濟著錄與程演生所編相同的四部，即「天父下凡詔書」、「天命詔旨書」、「太平詔書」、「頒行詔書」四部。與蕭一山所編相同的也有四部：即「天條書」、「幼學詩」、「太平禮制」、「太平條規」。而在程演生、蕭一山所編的之外，張元濟著錄可以補其缺的則有「三字經」一部。合程、張、蕭三人所編，除其重複，實共得二十六部。（蕭一山所編的曆書兩本算一部）其「武略」即「孫子」、「吳子」、「司馬法」合刻，所以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二十九部裏面只缺「天理要論」及「欽定制度則例集編」兩部。

到一九三五年，王重民就英國劍橋大學圖書館所藏太平天國頒行經籍三十七部，除重複外得三十部，與柏林、巴黎、倫敦所藏查對多十一部，再除其中「英傑歸真」一部已在國內發現外，實得十

部：即「天理要論」、「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曆」、「太平天国戊午八年新曆」、「太平禮制」、「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己未九年會試題」、「資政新篇」、「開國精忠軍師干王洪寶製」、「欽定軍次實錄」、「誅妖檄文」、「太平天日」。王重民把這十部編做「太平天国官書十種」，於是太平天国經籍見於庚申十年「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二十九部的今所缺惟「欽定制度則例集編」一部，其不見於庚申十年「旨准頒行詔書總目」二十九部中的，今合程、張、蕭、王四人所錄，連甲寅四年新曆、戊午八年新曆算在內，又多十二種。

至於國內發現的太平天国經籍，除三十年代書商在揚州發現的「英傑歸真」，和我在北京書攤發現的太平天国手寫本「天條書」之外，五十年代後，陸續發現的有：中央革命博物館收藏的「太平救世歌」、「太平軍目」，南京太平天国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士階條例」、「軍次實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建天京於金陵論」，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收藏的「資政新篇」，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幼學詩」、「舊遺詔聖書」、「創世傳」卷一、「出麥西郭傳」卷二、「利未書」卷三、「戶口冊紀」卷四，上海市合衆圖書館收藏的「敬避字樣」鈔本，北京圖書館收藏的「太平救世歌」，北京大學收藏的「舊遺詔聖書」（「創世紀」卷一）等等。

二 經籍提要

太平天国經籍訪輯的經過略如上述。我們從現存的太平天国經籍的內容看起來，大別可分為十

類：甲、宣教類十八部，乙、史類一部，丙、典制類二部，丁、禮類三部，戊、兵類三部，己、曆書類四部，庚、檄文類二部，辛、奏議類一部，壬、論文類七部，癸、刊刻古書類一部，共四十二部。現在把它們的內容提要列後，使讀太平天国經籍者有所稽考。

(甲) 宣 教 類

「舊遺詔聖書」(另一種名「欽定舊遺詔聖書」)
「新遺詔聖書」(另一種名「欽定前遺詔聖書」)

「舊遺詔聖書」，「新遺詔聖書」封面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欽定舊遺詔聖書」、「欽定前遺詔聖書」封面也題「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新刻」。蕭一山據倫敦不列顛博物院藏本攝影其封面及首葉。案後兩種欽定本雖題癸好三年新刻，而所附詔書總目有二十九部，其最後一種爲「福音敬錄」乃庚申十年所頒，可證此兩種欽定本，乃庚申十年後所刊。因太平天国經籍封面所題某年新刻，大概是那一種書最初頒行之年，以後刻本即有不同，而封面所題還是多仍其舊的。「舊遺詔聖書」即「舊約」，「新遺詔聖書」即「新約」。太平天国所印行的「新遺詔聖書」，據夏鼎先生校勘，說是據道光新嘉坡堅夏書院刊行的馬利遜(Morrison)繙譯的十行本。其印行的經過，據癸好三年三月(公元一八五三年四月)英國公使文翰(Sir S. G. Bonham)及海軍大佐費士班(Captain E. G. Fishbourne)到天京訪問，費士班說太平天国散佈「聖經」極廣，有四

百人終日從事印刷，向外分送^①。惟似尚無「新約」，費士班乃贈與數冊^②。文翰當時所得的，僅「創世傳」一至二十八章^③。到這一年十一月法國公使普布隆(A. de Bourbonlon)前來，則得有「創世傳」的後部，「出埃及記」及「新約馬太傳福音書」^④。此可證癸好三年三月以前，「舊遺詔聖書」已印行的爲「創世傳」的前部，三月至十月(公元一八五三年十二月初間)續印「創世傳」的後部，及「出埃及記」全部，而新得的「新遺詔聖書」亦已付梓，印成「馬太傳福音書」的一部分。明年四月(公元一八五四年五月)美國公使麥蓮(Robert M. Melane)繼至，其隨員X·Y·Z·報告曾明言「聖經」的印刷仍在進行中，「舊約」已印至「約書亞書記」，但其全部則未獲得^⑤。到了庚申十年六月(公元一八六〇年八月)英國教士楊篤信(Griffith John)到蘇州晤于王洪仁玕，據他的報告，這時「新舊約」已全部印出^⑥。英國國會議員塞克斯(W. H. Sykes)自「收藏有「新約」二十七篇的全部及「舊約」自「創世傳」至「約書亞書記」^⑦。一九八頁。

① 見費士班「中國印象記」(Impressions of China)第三九一頁。

② 見同上書第三二四頁。

③ 見同上書第一八二頁。

④ 見同上書第三二四頁；及吟喇(A. F. Lindley)「太平天国革命史」(Tai-Ping Tien Kwoh)第三〇六頁。

⑤ 見費士班「中國印象記」第三二五——三二六頁；及白倫(Brine)「中國太平叛黨志」(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第一九八頁。

⑥ 見塞克斯「中國太平革命史」(Taiping Rebellion in China)第二六頁；及吟喇「太平天国革命史」第三〇六頁。

⑦ 見同上書序言第七頁。